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出刊

寒風

德令楊 人輯編
刊合期八七第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七四一〇號

出版者 寒風社

通訊處 榆林呂二師下巷五號
經售處 大公報西安分館 生
活書店重慶分店 上海雜誌
公司重慶支店 大公報榆林
分銷處(華新號)

價目
本期零售
每册肆角

時評

論文人相輕

粟六

「文人相輕」這現象沒有客觀的必然條件，作它的後盾，在古往今來的文壇活動上，雖未完全撲滅了這種表現，但不應該主觀地先把這一印象刻板式地放在腦筋里，認為文人都是善於放冷箭而輕視他人的。

這一名詞的來源，作俑者是善於疾忘胸懷不光明磊落的曹子桓幹出來的，在「典論論文」那篇內，開宗明義就是：「文人相輕，自古而然」這兩句。並且他還拿班固與傅武仲作例子，以固與弟超書內的「武仲以能屬文為爾台令史，下筆不能自休」的話，作班固輕視傳毅的供詞。自從有了這兩句話後，文壇上自謂啟威的才人，就常把它當口頭禪了。

其實這漫無確據的引據，不見得就有何價值。習以為口語上的謔言，尤不應該。

寒風第七、八期合刊

誰沒有點思想，誰沒有點見地，誰沒有關於自己所從事的那門學問的認識。在自己所學上，如要表示一些意見，這算不了輕視別人；假如這意見是公正而合乎學理的。在自己對於他人的意見上，如有商討或評及的地方，只要他的觀點是正確的建設的，這也算不得是相輕的。各種學問，其進步都是由切磋研討中得來，這最足以促進學問發展的相互的意見，何能漫不經心，而概以相輕自

寒風第七、八期合刊目錄

時評 日寇南進政策下的南洋各國	粟六
戰地敵人現勢及我們的對策	陳希豪
儒家正統思想永遠為吾人之光榮	許錫五
關於吳承仕先生	李劉
綏蒙的過去與現在(一續)	韓澤敷
綏蒙的工作	沈求我
藝術教育意見之商榷	郭樹清
致榆林的文藝工作朋友們	老舍
「我的生活」馮玉祥先生自傳	楊令德
二十七個(創作)	杜胡
蒙漢青年團結起來(塞上風雲主題歌)	盛家倫

曹子桓提出來「文人相輕」一語，窺其用意，他自己是想矯正這偏頗的。他既以班固批評傅武仲之語為不當，認為相輕之實例，為何建安七子，又都受了他的批評呢？如以「下筆不能自休」，就是班固堅相輕他同行的罪狀，則「應場和而不壯，劉禎壯而不密」以及王粲除辭賦外「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的話，又是誰的罪狀呢！不管那一行找一個十八般武藝件件俱精的人，是不可得的。自來文人中，雖是被後人稱贊的天才作家，在他所寫各種文體的著作里，也有高下之分。蘇東坡的詩、賦、詞、歌、散文、雖件件都能有成就，然此成就之中，獨有為人所稱病的「地方」可見。若站在就文

論文的觀察上說，公正的意見，是不得相輕。曹子桓提出來這口號的意義，應該在這些。彼此之間，能表示意見，必然在彼此所學是同一範圍的。這說來，從一種學問共同

建設而公正的批評，受事人該虛心接受呵

！最要緊的倒不是「文人相輕」之主觀上心理不健全，相輕的現象，本也不限於文人。本該把來固執之心，主觀的印象，迅速抹掉。不要替自己

人不自視特殊，大眾心理上的分裂現象，就無從出現。高者提掖低者，低者，樂意受其引

日寇「南進政策」下的南洋各國

佔南寧的方針，南寧的進出，應係上冠。就是日寇南進政策的開端；正因為如此，所以

這不僅使僑胞淪於破產，且劫影響我國抗戰至

在政治上，日寇更在這些地方煽動特務機。一羣日本漁民，日本小販，常常是窺

南進政策為日寇的「國策」

看，而今天則是「國策」。但在日寇近來，而今天則是「國策」。但在日寇近來，而今天則是「國策」。但在日寇近來，而今天則是「國策」。

戰地敵人現勢及我們的對策

陳希豪

戰地兩字，依目前的運用，就是指淪陷區，施行其一切挑撥離間之手段，破壞我內部之統一，與戰區有別，同時淪陷區域四字，似已淪陷定了，然而戰事的變化，或許迅速異常，也許今日淪陷，明日規復，淪陷兩字用在一時淪陷地帶，實未妥善，所以改用戰地，較為適宜，如中央戰地黨政委員會，便是一例。

一、敵人的現勢

目前敵人的現勢，又復怎樣？這是大家所掛念而且要知道的一回事。以我個人見聞所得，有是為國人報告者：

一、敵人最大之企圖，不消說是要完成其所謂東亞新秩序，然而敵人又將如何以完成其既定之政權，很自然的要積極經營我戰地，利用我之人力物力財力，以還擊我之長期抗戰，所以他的口號是以戰養戰，利用佔有地物資，樹立百年戰爭，持久戰非中國專賣品，掃蕩重於進攻等等。

二、敵人完成其大陸政策，除積極的要利用我之物資以外，消極的還要利用我之漢奸

，施行其一切挑撥離間之手段，破壞我內部之團結，瓦解我抗戰之陣線，造成不不自倒，不讓而和的局面，以遂其侵略的迷夢。

敵人本其數十年一貫的大陸政策，向前積極侵略，原想不戰而勝，結果成了幻夢，再想速戰速決，又為事實所不許，所以迫得他不能不以全副精神，全部國力，以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種種毒辣的方法，要利用我們的漢奸，拆散抗戰的團結，利用我們的物力，填補他的不足，更用奴化的教育，培養未來的順民，所以他的最近的趨勢，便是在我戰地上樹立他的偽軍，掃蕩我們游擊部隊，強化偽政權，恢復秩序，文化上極力製造順民，實行奴化，經濟上除利用統制政策，印發偽鈔擾亂我之金融以外，更斷絕我的來路。

此外更值得我們注意的，還有他更進一步，新社會，大社會，青年團等等，實質是經濟文化侵略的機關，敵人都不惜犧牲領資，到處活動着，造成了他片面的宣傳，更要叫孩子子孫，都要萬世做他的奴隸，這種的危險，如果

我們沒有切實的有效的對策，坐令他變本加厲，將來不到幾年以後，我們廣大的民衆，因意識的模糊，減低了愛國的情緒，久而久之，眼巴巴的資敵利用，而無法挽救，與言及此，不寒而慄！

二、我們的對策

根據敵之施政及其現勢，我們應急起直追，籌謀對策，對策維何？以我所見的有下列數端：

一、應將戰地全部黨政機構，重新予以確定，依據人民自治自衛自給的原則，重訂戰地施政綱領，總以因地制宜，實事求是為目的，因為現有的戰地黨政機構，絕不適宜於戰時工作的需要，他的施政方針，不失之於空虛，而失之於虛偽，或者死守成規，不知應變，因此政出多門，流弊叢生，甚而發生摩擦與觀望，殊非所以應變之道。最近戰地黨政委員會曾有戰地黨政一元化之決議，極盼能早見諸實行。

二、應將游擊任務擴大，換言之游擊不限於軍事，應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游擊，總以能達到保衛鄉土，破壞敵偽的一項施政為基本原則。因為如此所以參加游擊隊的同胞，就不必懸於懸了，無論男女老幼，都可以參加，才是全民的游擊。

三、應將全部戰地，依據地形及軍事上之緊要，劃為若干區域，予以較大的權力，處理一切，以達到一元化的目的，唯游擊區司令官人選的選擇，應十分鄭重考慮，總以適合當地環境，而能揮發他的力量為最高原則。庶幾事權集中，統一指揮，鞏固游擊根據地，舍此別無辦法。

四、應將過去機械式的，命令式的，敷衍式的民運方式，一概剷除淨盡，換以自動自發的精神，為應時應地的措施，矯正過去約束及干涉民衆組織和活動的惡習，試看戰地敵偽民衆團體，多如牛毛，而我則反寥寥若晨星，發生不出什麼力量，這是要大家澈頭澈尾的覺悟才對。

五、應將戰地宣傳文化教育機關，重新建立起來，由政府撥給巨額的經費，專負戰地宣傳文化教育教育的責任，記得中央宣傳部曾有在每一戰地黨政委員會分會中，設立一專宣傳委員會，用意很好，可惜大部份戰地黨政委員會的分會，都還沒有成立，以致他的計劃，亦無法實施。教育方面雖有種種設施，但總嫌不夠，以視敵人在戰地內有計劃，有組織有巨款的設施，相去誠不可以道里計，所謂『宣傳重於作戰』我們要時刻不忘他的重要，因為他是百年大計，千萬不可忽略。

六、應將敵人利用物資和運輸物資的企圖

打得粉碎，因為敵人正在利用我之物資，達到他的以戰養戰的目的，我們不設法粉碎他的計劃，實在危險得很，所以在戰地裏，應該依據環境的需要，分設戰地財政經濟管理委員會，以負責統籌戰地一切財政經濟的設施。這種委員會的組織，三屬國民參政會以及財政部，中央戰地黨政委員會，都有同樣的方案，可惜到今日還沒有成立，坐令敵偽統制，仇貨流行，終非辦法，希望負責的機關，及軍設法成立。

九月十七日。

本刊第六期要目

- 一、時評：論鄂北與鄂西（參看蒙古工作）
- 人員臨時聯合會（許如、附錄一）
- 蒙古問題者，附錄二 蒙古工作人員臨時聯合會來信，邊疆問題的問題 細幸
- 二、近衛再度組閣後的對蒙（馬占山將軍為復蘇記述）
- 三、論歐戰（紀德）
- 四、我對於邊疆學會的希望（應衛）
- 五、從安南問題說到日寇的苦悶（湯武）
- 六、辛亥革命與農民解放（趙天）
- 七、綏蒙的過去與現在（韓）
- 八、沙城中的一個盛會（許如）
- 九、讀『抗戰』（許如）
- 十、從伊盟到榆林沙區（十一、抗戰與文藝 謝公玉）
- 十二、包圍遼上通信二則（惠民、謝公玉）
- 十三、紅騎後記（編者）

朱綬光將軍談蒙政

唐克

一提朱綬光先生的大名，便使人想到他是一位兵學家，同時，也是我國軍界的一顆老前輩。大家知道：朱先生最早即在陸軍大學執過教鞭，國府定都南京後並曾任軍政部政務次長兼代部長，軍官級已晉為陸軍上將，他是一個傑出的軍人，因而他畢生的精力乃都貢獻在中國軍政發揚方面了。

不過朱先生的勳業，却特別顯耀在山西。真的，山西對於朱先生的關係太深刻，沒有別的，因為朱先生曾以很長的時間來與閻錫山將軍充任參謀長。朱氏固以遠見稱，然而閻將軍的知人，正也可以相提並論。

去年朱先生才被任命為蒙旗自治指導長官公署的副指導長官，不消說得，他是代表着中央和閻錫山將軍來處理蒙務的。聽到蒙務，誰也知道這是一件極為棘手的問題，尤其是在敵人政治進攻的今天，這問題要求我們立時解答。怎樣團結蒙政？怎樣遏止敵人的陰謀分化？這在綏蒙戰場，此種政治任務，實在要比任何軍事努力更為特別與重要。記得鄧寶珊將軍說過：『此間戰場，實質上是一個政治問題。特別是蒙漢團結問題』。是的，綏蒙方面所

儒家正統思想將為吾人永遠之光榮

許錫五

我們中國人，在最早就看到萬物變動不居，因此拿一個變易的「易」字為觀察工具。去觀察一切。易字雖然抽象到莫可名言，但是有一套實物在後頭跟着，歸納下來，才結到一個抽象的字上。拿它來觀察事物，瞭解事物，認識事物，一部易經就是拿「易」的觀點作出來；並且從自然、社會、與人心，整全的去觀察。例如：「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又云：「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所謂：「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一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這不但是沒有違反了地質學、生物學的科學見地，也看到了一份窮理致知的態度。拿這一種態度，「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以當時文字表為平常，如不玩索，最易誤以千

以與眾不同的地方原因就在這裏。然而朱先生恰于此時應荷這個巨額，即負責指導蒙古的一切政務和事務，這不是沒有原因的。

此番朱先生又以副長官的資格，出席指導蒙政會第六屆委員大會了。這大冷的天氣，北風凜冽，朱先生居然能以年百之年履險如夷，此種忠公體國的精神，實在值得吾人效法和贊佩！記者因公乘旗，適於又地獲晤朱氏，寒暄之下，當蒙發表對於蒙政的感想，爰擇其要點敘述如次：

「本人朱氏自稱以下仿此來旗，此為第三次，而這次對於蒙政前途更抱樂觀。過去國人對於蒙政不但不求了解，抑且不能注意，須知敵入謀我之急，固無時不欲在我國民族之間找空隙。換句話說：敵人妄冀滅亡中國，其主要手段就是『以華制華』。但對外抗戰，而對內則必須力求統一，故本人於接受任命之際，即以團結蒙漢為唯一之職志。當然，這是一極艱巨的工作，可是這個工作，現在由於傅副司令長官，鄧總司令，高軍長，沙委員長，榮總管等積極協助，基本上都已初步的完成了。這並不是說，今天蒙旗我們已經有了沙王康王以及阿女王等等之普編中樞，不然，因為蒙旗的民衆尚已自動組織團體，實行自衛抗敵，並嚴厲清漢奸，其工作已積極於內向。至旗與旗之間，王公與青年之間，感情也極為融洽

里：因此英文譯中庸為「The Golden Mean」，已失其實。有人更為字面所拘，認中國人只有一付中庸態度，意即調和主義。人們竟把「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一句名言忘掉，是怎樣的令人可惜呵！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一句話入根了，一脈相傳大家都是窮究這些事。窮究這些事，並不是壞事，把握其點要點是人的聰明。因此，孟子告子來討論，荀子楊子要說話，歷朝歷代都有人窮究。其實「生之謂性」，頗有一半道理；一說到「天命之謂性」，人們都聽見頭暈。其實天即是自然；命即是規定了的。意思即是：「在自然界無論是生物無生物，已經規定了形成了一種東西的，裏頭各有自性在；除去了那不同的，其共同相同的，只有那所謂「性」。以小學的見解，義符一面是「心字」；符一面是「生字」，即是裏面有一股生氣，就它物質的基礎，時時擴而張之，因此宋儒有理氣之說，事實即指物理事理，氣即指電氣磁氣，証以陰陽動靜，亦不為妄。但是也有弄玄了的，反正對於性是十分注重了。其注重的原意，大概因為人一生下來，就知道求生，不管外界能不能，只是一味的瞎求，儒家把這種欲求似乎叫作「物欲」，或說是「物」，格物即是要把物欲格去。那末物欲一格去，便不能生活，為什麼要格呢？不是；格就是要格去一切非分非禮和不可能。因為外界包括自然，社會，人倫；自

然有自然界存在的法則，社會有社會演化的制度，人倫有人倫規定的禮義，不是無政府的。想作什麼就作什麼。於是不得不迂迴來從法天象地。擬模自然的窮理態度入手。窮一分理，即知至一分。窮理盡性雖然貫通了，將非分非禮不可能的漸漸地格去了，純粹過渡理性生活。所謂「性」，即是理性。所謂「致知」，即是研求真理。所謂「知至」，即是要知道一切理性。另一說：所謂「心也，性也，命也，一齊都有理性在裏頭。今理學大家馬一浮先生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窮理即當：孟子所謂知性盡性即當。孟子所謂盡心至命即當。孟子所謂知天，天也，命也，心也，性也，皆一理也。就其普遍言之，謂之天。就其稟賦言之，謂之命。就其體用之全言之，謂之心。就其純乎理者言之，謂之性。就其自然而有分理言之，謂之理。就其發用言之，謂之事。就其變化流行言之，謂之物。故格物即是窮理；窮理即是知性；知性即是盡心；盡心即是致知；知天即是至命。程子曰：「理窮則性盡，性盡則至命」。不是窮理了再去盡性，盡性了再至於命，只是一事，非有三也。不但是這理，就說入德之門的大學，和傳授心法的中庸，其最要點，都歸結到窮理：窮理即是求真理。因此反求諸己，要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以現在的言語演譯出來，即是：「要想修身，先要正心。如何才正心正

。一句話：敵人對於蒙旗的政治進攻，到今天，實已達到我們無情的打擊與創傷。

其次，所謂蒙政，還不儘是單純的政治問題。換句話說，必須要有經濟文化……等，力量來配合政治的發展。這政治才能得保障。為此目的，所以在經濟方面，我們要大規模的舉辦合作，貸款，救濟，墾荒以及改良牧畜和收買羊毛等。至于文化事業，除將原有的中小學校加以擴充整理外，並擬創辦巡迴教育。同時，正在選拔蒙籍優秀青年輪流到中央各級學校受訓。而出版事業，現在亦在有計劃的加以擴充與發展。我們總以做到改良蒙旗生活與提高蒙旗文化為目的。不如此，則推動蒙旗積極參加抗戰，即將成爲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

最後，而且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們除以雄厚兵力保衛伊盟外，現正積極培養蒙胞的自衛武裝。如直屬中央的，已有白海峽師長所領導的新X師一個師，而地方武裝及游擊部隊則更在各旗都有，這都是蒙旗抗戰的新生力量。這些力量政府也會大量的予以補充。本人承乏領導蒙旗自治，自當秉承中央及閩司令長官的意志來加以扶植與維護。希望努力訓練，更望各人自愛。日寇是中華民族的共同敵人，大家都要一致擁護中華民族的唯一領袖 蔣委員長，爲整肅中華民族多幸福而奮鬥！

這是朱先生近來對於蒙政的意見。除了這些意見之外，他還與記者談到一些蒙古的風俗習慣和人情，他的態度是那樣的悠閒着。他的思想又如此深遠周詳：有朱先生在，蒙政總會有的辦法的，我們敬爲 先生祈禱！

二九、十一、十七，脫稿榆林。

。先要誠意，怎樣誠呢？先要求知，求知在乎窮究事物。事物窮究了，而後知止於至善。什麼是至善呢？因為善裏有真有美；哲學科學的目的在求真，藝術器物的目的在求美，因知止於至善，而後在思惟內有了真理，擇善而固執之，一直到心裏有了確實的把握心才算正。

。心正，身修，家齊，國治以至天下平。如此，豈不是把誠意的誠字解作「真理」了？是的，真理就是「實有的」「實在的」。也即是真理的。所以「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譯出來還不是「真理呢，是自然界的道理；去求真理呢，是人聰明的辦法；求真理，要切實把握了何為真何為美，然後固而執之」。豈不是這樣解嗎？所謂「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能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參什麼呢？什麼能參呢？即是把握了天地間的真理，自然可以參贊了。又說：「誠者，物之始終，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誠者，非自成己而已矣，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如果推致到一偏，一偏也能有真理。積善就是「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這就是說：誠既是真理，真理

卷第七、八期合刊

即是實有的；實有了內容，而必有形式，表裏一致，即是「誠於中，形於外」。不但外面有了形式，統體由著而明，成了客觀存在的現象，所謂「誠則明矣，明則誠矣」。現象有了，也不能一成不變，變是因為事物有其必然發展的過程，故主之以動，所謂「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既動了，窮變通久，由變而至於化，故「唯天下至誠唯能化」。所以「誠」就其構成講，則為真理；就其實有講，則為事物。事物存在，理性亦必充滿其內，實與真兩面俱有；以仁成己，以知成物，合外內之道也。如此，誠真亦誠實，自化亦他化，此之謂物之始終。至於形著明動變，即是成長盛衰毀，所謂事物過程，亦即指此，這都是因為至誠無息的緣故。講到至誠無息，即是真理不朽，因為不朽才久，久是因為在凡事作過考驗，「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一理萬殊，未復合為一理，信而有徵。既在現在的事物都徵驗了，一直到了悠遠之未來，悠遠為圓形博厚之地所載，博厚又被高明之天所覆，套合成了太陽系中之大自然。「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於是孟子有一時心裏高興的不得了說

王芸生先生訪問記

袁塵影

只要是常讀大公報的人，沒有一個不知道王芸生先生的吧？王先生是抗戰中中國有數的「日本通」。三年來，用他那支犀利的筆，站在新聞崗位的最前哨，打擊敵人，暴露敵人的罪惡。他所寫的每一篇文章，都把敵人身上的濃瘡潰瘍淋漓的指給讀者看，使讀者明白敵人己到了渾身潰爛末日來臨的真象。拿破崙會說過：「新聞記者一支筆，勝過三千支毛瑟槍」，這樣的話，用之於王芸生先生，不但覺得過分，而且還會使人覺得比喻的不够。事實上，王先生的一支筆，可以說勝過十萬大軍的！

我和王先生相識，還是在「七七」事變前一年，北平燕京大學召開的新聞學討論會席上。三年後的今日，當我從烽火連天的陝西前線來到後方的重慶時，新聞界的前輩，第一觸見到的便是王芸生先生。

車子穿過了清靜的馬路，夜的寒氣撲襲着我。走進大公報會客室裏的時候，已是夜十時許了。先和徐盈子園夫婦談了談，他們都先後工作了。這時候王先生邁步走進來，寒暄了幾句，便開始談話。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中庸亦云：「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可見吾先民怎樣的在求真理的態度上努力了！

儒家雖然努力窮理盡性，最大的目的還在經世致用。最基本的出發點在乎明明德。德是什麼？似乎是立己立人，達己達人的「種純潔的高上意志」。從把握了真理以後的心得，發為行為。古人簡以「德」字概括之。雖然前邊加以形容詞成為明德，實則在應用上多半以一「德」字行。明了明德，親民，處處要止於至善；本末始終，孰先孰後，辨別精微；「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惟恐須臾之間離間道理，因此，要修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所以儒家治禮作樂，以道其志，以和其聲。「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又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又「政者，正也」。正己正人，大而國家天下，小而個人一舉一動，一本於天，殺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從「己所不

欲，勿施於人」的同情心出發點，逐漸擴大，一直擴到世界大同；推其原由，還由於仁心的一點，然後成為仁政。中國所以成為現在的「一個大民族，所貴者自家優美的文化傳統，仍然潛伏着。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要把古聖先人一貫的大道走下去，雖百世，孔子也認為可知也。「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學問；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而知新，敦厚以崇禮」。這是何等偉大的氣魄！我中華民族過去有自創的文物。宮室器具，成為極高度的文化國家，可惜我們後來的任重而道遠。還有人以為儒家阻礙了科學，引禮記王制，「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為詞，其實實在的意義，在於疑衆。而「疑衆」之詞，其意實有「疑衆」之詞；而易聖人之道四焉內亦有「以下筮之尚其占」，「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那末，在當時的社會，卜筮不能算不對，其實在乎「疑衆殺」。平心而論，儒家偏重在天下國家倫理化是有的，如果說阻礙了科學，未嘗有些那。乾說說說後人們的不爭氣，不是中國人沒有創造性。儒家仰觀俯察，即物窮理的這一份兒求知的精神；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的這一套做法，是我們永恆的光榮！現在提倡科學，不但是不可沒有致知窮理的態度，更不可缺少了仰觀俯察的工夫；拿着今世已有的學術工具，向自然界來探察。一面繼續先賢，吸收外來；一面融合貫通，銳意創新。既不妄自菲薄，亦不虛偽誇大，實現大同理想。美化人類生活，此吾人之責也。

二十九年十一月一日作於榆林

首先，我向他致謝了在抗戰期中有一次給我的最大的幫助。隨後我注視到他的面龐和服裝。依然是一身藍布大褂套在棉袍子上，和三年前未明湖畔燕大席上穿得沒有兩樣。所不同的是他的臉色遠不及三年前的紅潤，而顯得黧黑憔悴。鼻上架着一副墨色眼鏡，電燈光下看去，更顯得蒼老了許多。憂國之情使王先生在三年之內竟老了這麼許多，在吵雜的機器發動聲中，我衷心的感到敬仰。

第一個談到的問題便是抗戰建國的前途究竟怎樣，這本來已是一個不成問題的問題，可是由綏西來到重慶的途中，我却聽到了一些人說：「最後的勝利是我國的」，是「抗戰八股」的說法。因此使我感得到有向王先生請教的必要：「是不是後方人士也有對「最後勝利是我們」的，認為只是一句口頭禪，而實際上是缺乏堅定的信心。」

「不！」王先生有力的回答我。「到今天我們已和敵人打了三十個月的仗，把一個世界上的一等強國的敵人打得降到二等三等。而我們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確都比戰前進步增強了許多，最後的勝利是我們的！」接着他便提出敵國議會最近通過的預算案來，說「這預算案預算是假的，敵人絕沒有力量去實行。這就證明了敵人國內景象日趨的境况。相反的敵人的失敗也就是我們的勝利。最後勝

關於吳承仕先生

李劉

這篇文章是在七個月前接到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里一位朋友的來信，有感而寫成的。吳承仕先生的死，國內文化界和文藝界許多知名的作者，在各報雜誌上都寫過紀念文字。我個人就讀過幾位文藝作家王余杞與歐陽凡海的兩篇，也讀過另外的幾篇站在文化運動上而紀念先生的短篇。但結果都有未詳盡的地方：不是借看吳先生的死來多量地介紹自己，就是知道吳先生在學術上的價值嫌少了。看過後常有不愜於心之感。

論理我這篇東西，早該找一個地方發表的，無如我的壞習慣，擱置了我對於吳先生生前的惠賜。把文章寫好，就馬馬虎虎地放在抽屜裏，當作舊案卷了。我自己也莫知所以，近來發表欲，已低落到零下度數，這或許是每日寫文章的朋友們，都失了連絡的緣故。但這篇文章，我覺得還有把原稿再披露的必要。這一則可以表示我對吳先生一點必有的敬意，一則也可以彌補前所紀念吳先生的文字的不足，縱然這篇拙作，在技巧上毫無可取，而一個真正為民族犧牲的儒士，是應當多為贊頌的。

作者附記 二九，十一，一。

友人來書：帶給我一件極壞的消息，那信上寫着：

「吳承仕死矣，傳係就義不屈，得其所矣，學行冠千古。」

吳承仕先生又死了，何中國學人凋落之速，至於斯極！

「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風簾展畫

讀，古道照顏色」。我痛懷吳先生就義時那種從容不迫、凜然不可侵犯的神態。

寒風第七、八期合刊

利一定是我們的，這是絕無疑義的！只是要大家忍耐着吃一些苦，經過這艱辛的年代吧了。」他補充着說。

「由於敵我的相持，敵人不能再有軍事上的進展，我們的力量暫時也不能驅逐敵人出境。工廠的向後遷移，造成了物質上或可偏安基礎！後方不會養成偏安的心理！」我這樣問。

「不會的！」依然是肯定的回答。「現在大家都在忍受着痛苦，為得是什麼呢？為得是打退敵人回老家去過安樂日子。偏安是沒有可能的，這種心理也不會養成的。」他着力的說。

「敵人以戰養戰的目的會不會達到？」我問。

「在某一方面說，敵人這個目的也多少做了一些。可是却是失敗了的。譬如他的套換我們的法幣，在我們放棄了維持外匯的政策以後，他便無所用其技了。而且，我們儘有許多經濟上的方法可以打破敵人的迷夢，不過這些抵制方法有的雖已實行，有的却還需要研究……」

「國際間的關係怎樣？」那時正是蘇聯對芬用兵開始不久的時候，重慶關於國際問題的論調，顯然有點混亂，我便提出了這個問題。

「國際的形勢於我們是有利的！美國對我們的援助一天天的更積極，美日商約的廢除也

但在太炎大師之治學部門中之，吳先生的經學造詣，是高出人上的。我在校時較喜吳先生所擔任的課程，接觸，發問，又比和玄同師來得頻數些。以故，吳先生之學問，道德，文章，言論，也比較知得多些。

吳先生今雖就義而死，但他的供獻，是隨天地而不滅的。

吳先生治經，接近鄭康成，不專主今古門戶之見，而唯擇其學說之所長。這種態度，在守家法師說的今古文治經者看來，是對他有異詞的。若就經學的真立場而言，這總不失是一個公平態度。雖然還未曾徹底作到純客觀的地步。由他前期所講之「經籍史」「國故概要」看來，這氣味都很顯著。

到了後期，這態度就完全變了。

吳先生在經學部門里，最精三禮。（周禮·儀禮·禮記）而三禮中尤精於名物之研究。他已出版問世的「布帛篇」「喪服篇」「車篇」等作，就是這方面的精品，身爲一代經師，有幾部書籍，原算不了什末大事，然而這里面却有與衆不同者在。在這幾部書內，吳先生精神最獨特的地方，是喪服篇的偉大。車篇，布帛篇，不只是親目閱讀過，而課堂上還親聽過他的講授。那時也許爲期較前及物象本身的關係。吳先生講授，還在純經學的範圍里行走，言詞用語，本都是以經解經，隨簡而就。我們只感覺

到材料豐富，引証淵博。尚未徒該物的解剖上，得到由古澈今之演變迹象，雖然一種車制可以講述一學期，那是表現了吳先生精研的本領。等到講喪服篇時，就更令人歎服了！喪服

本是社會制度內的一枝，它的產生，應用，與人類社會的意識，形態，最有關係。想把喪服制度講透澈，只有經學，是不够的，政治學，社會學，歷史，非研究不可。他進一步開拓喪服的底蘊，說明喪服在社會，歷史上的基礎，一新從來研究喪服者的耳目，就拿起胆力，在這方面下功夫。

據先生自言，爲了看由國人翻譯來的政治社會，歷史各世界名著，曾吃過最大苦頭。先生本一經師，修養見聞，類皆在古籍典章上。淺學者所長權的詰訓警牙，先生不以爲怪，而歐化長句與向所未睹之術語名詞倒感覺格格不入。屢卷閱讀，滿眼都是。然而先生以知天命之年，並不畏難而止，竟硬看頭皮看下去了。他以純學術立場，看過唯物辯證法，初看不懂，復鑽討之，鑽討之竟不盡懂，復繼之以恒，就這樣日以繼日，一直到半小時光，他才澈悟了這本東西。我想他的瞭解，遠非似解非解者所能比擬。其他科學，和他想研究的喪服制度有關的，也無不以這種精神，貫注而悟解。這種爲學態度，是一般自居高位的名流所不能達的。這種好學不已的眞毅力，是當愧死一

是不成問題的（那時距正式廢除的日子還有一個月光景），對於友邦蘇聯，我們希望他能將對芬的問題迅速的了結，而不要弄成兵連禍結的形勢」。

最後，我提出了不但是前方人士關心也是後方人士所注意的「中國將來的政治問題」。對於這問題，王先生是絕對樂觀的。他說：「抗戰期間的小康是搞不了的，將來政治上的大問題是不會有的，就是說，只要抗戰的中心勢力不倒，問題絕不會發生的！」說到這裏，我便問他：「王先生說的這個中心勢力是不是指我們的最高領袖說？」

「只要 蔣先生抗戰到底，這個中心勢力絕不會倒的！」他加重力量的說。

時針已指到十二的亞拉伯數字上，不知不覺竟和王先生談了個半鐘頭。我知道王先生夜間時間的寶貴，便和他告辭，轉回來又和子岡談了一陣。待到和子岡告別，她離開編輯室的門叫徐盈一同送我出來的時候，王先生已經又在靜悄悄的坐在他的總編輯位子上，默默的寫明天的社論了。

二十九年，二月底追記於重慶南泉

般只求浮華而不重實學之青年學子的。

先生既詳考而又察今，已達到初時研究喪服之苦心。此超乎衆人之不凡的準備，即奠定「喪服篇」獨特偉大的基礎。他給我們講這課程時，喪服的產生，形成，影響，沿革，不但說得源源本本，有條有理，而它的社會背景歷史色彩，政治牽連，也都深論推闡，滔滔不絕，滿口社會科學上的新名詞使用，其流利確鑿，直不讓專門研究社會科學的教授。那時候，同汪精衛同倡「和平主義」不戰而走之今日的陶希聖，也在學校教課，且陶氏叫座力豐，也很逼人。講中國政治思想史，講到有關喪服一節時，我們聽課的人，相形之下，覺得吳先生太偉大了。以一學識深遠的老師學家，竟還能深悉社會而恢弘其詞，這就成是一種奇蹟。可是以社會科學家自居之陶教授，即在喪服一制上，好像還自視甚高的。然而吳先生作自己學問，從來不要揭發他人之短。商務出版的萬有文庫內有陶氏一本關於喪服的論著（以手頭無書，確名已不詳記，好像是「唐代喪服制度」一名），內中凡引三禮上原文，據吳先生看，很多錯誤，非引之不得要領，即引之有未盡處。若本人對原文即不瞭解者，真的，吳先生是中國三禮名物的專家，而喪服又是他三禮名物中的拿手好戲。陶氏雖也專門弄斧，但吳先生從未將陶氏喪服之誤，載諸文字而揭不世人。此

寒風第七、八期合刊

涵淵之量，不存高尚品，何克至此？

吳先生在修養上，雖多禮讓之容，但絕非軟弱寡斷。不損於己之人病，何必首事攻訐。無害於社會之小疵，亦不必過分重視，多樹敵。此愛人以德的仁厚，在接近先生者，往往心悅而誠服。可是在是非上凡與國有涉者，他都凜然以持，毫不遷就。吳先生是北平名教授，曾當過北平師大國文系主任、教授；北大國文系系主任、教授；北大國文系主任、教授；北大國文系主任、教授；北大國文系主任、教授。我在校念書時，吳先生是在中大當主任、北大當講師、師大當教授。那時，北大文學院院長胡適博士，關於北大文學院各教授，曾在報紙上發表談話，謂本院教授，皆須中西兼通者，即國學系亦不例外。胡先生的這個談話，理想甚高，見地亦卓，不能說不合理，不過這標準而編國學系之老教授，就有些要求太苛。這話在別人看來，也許當作勸勵今後任課教授之一種警惕，就算完事；而吳先生覺得自己不合乎這條件。據到英、法、拉丁、諸文字，他真是門外漢。先生曾言：通中而不通西，這教授非辭職不可。辭職了，又少了一點收入。那年冬季（民國二十二年）教授們的薪水，拖欠很多，吳先生那時在師大，中大兩校，每月收入，不足二百元，以此臨難，錢囊空費已，指指得恨！然而吳先生不以衣食之累，而損害是非，不以個人之利益

戲劇在伊盟

吳茵

在外侮日亟，日寇對我蒙地，挑撥離間，不擇手段的使毒毒計，積極進攻的今天，我們看到蒙地正在推進的教育工作，似乎還顯得不夠。當然，綏蒙地處邊陲，交通不便，風氣閉塞，文化上幾年來比內地各省較差，文盲在民衆中還佔着相當大的數目。至於民族意識，國家觀念，在百姓羣裏表現得同樣不夠。綏蒙純潔而勇健的民衆，和豐富而美妙的樂園，就這麼中斷，的陰謀鬼計嗎？不！我們要起來！我們要加強我們應負的責任，衝鋒一般緊張的幹！把敵人的政治陰謀，擊個粉碎！

固然，當前的急務是發文化推行抗建教育，可是刊物，報紙，雪片一樣的多，其奈文盲何？普及教育呢！又因地廣人稀，集中不易，何況蒙漢人民因生活的艱難，得不到片刻安閒，但這個問題，不在本題範圍內，恕不多贅。現在我談到在蒙旗最合適，最有力，收效最速的教育宣傳工具，莫過於「戲劇」。它既能補救文字和圖畫的缺憾，又能使智識階層及可憐的文盲民衆都一致的愛好它。在人們不知不覺中能以最最迅速完成它所負的使命，達到它教育宣傳的目的，我們如果認定它是我們唯

而便有歉於心，竟毅然擲袖而去。這種正直忠
梗之氣，是够我們敬拜不置。吳先生之就義不
屈暴敵，是早意料所及的。

西文雖和吳先生無緣，而其抱負却遠非同
輩學者所能比。他除了著作文音而外，還有一
手漂亮白話。他和藝文藝作家孫席珍氏合編「
文史」時，先生的文字，常在這刊物上披露。
乾乾淨淨，結結實實，語體文作到這地步，真
難能可貴！臨老出家的吳先生，求發揚自己的
全份生命，真可作「倫師表」！由於這精神之
充實，在文化開展上，還盡過力量。他和申
府先生在北平所領導之新學運運動，給文化界
添了許多光明。他們要拿反迷信，反盲從，反
奴化，反武斷的精神，來啓發大眾的理性，思
想與智識的普及，要把這運動當作社會發展
到這階段的民族主義的自由民主的思想文化
運動，而努力地實行。在南在北在反抗日本帝
國主義的侵略上，都起過不少作用，雖想到昔
日經師，竟作了推動文化之戰士！一介經儒，
竟當了反抗日寇的急先鋒！數年前就是這樣。
今日從容就義，更歎先生「邁向益堅」了！

自平津淪陷，先生以年齡、身體、志願及
清苦關係，無法南遷，仍留在北平。後恐怕敵
人對自己注目，又避居天律，暗中作抗日工作
，不遺餘力。以先生之公忠精神，處茲險地，
每與友人書，即常為先生危。蓋先生見善若驚

，疾惡如仇之赤心，實容於內，而不受任何
威武、富貴之轉移者也。敵人不注意先生則已
，若思所以利用之道，則先生固有不抗拒的。
如今，先生舉然以霜雪之志，就義不屈，
為國而死了！聞訊之下，誠有嗚呼而不能已者
！先生的學識造詣，文章修養，固可永垂不朽
，而愈老愈堅之進步精神，遺教正氣，開近年
來我國學人之先例，是最值得表揚的事情。這
點耿耿逼人的浩然沛然，已足懾敵胆而冊名萬
古了！

「一飯何曾忘民族（民族二字原作「君父」
），可憐儒士作忠臣」，吳承仕先生千古！
二十九、四。

本刊第三期要目

- 一、時評：九一八週年紀念日（汪漢），北平慰一團來榆（許如），歡迎老舍並略論通俗文藝（許如）。
- 二、歐洲第二次大戰爆發後之國際形勢（趙恩源）。
- 三、蘇德訂約與歐局（趙恩源）。
- 四、何柱國在長城線（希平）。
- 五、陝北兩件大事（利刃）。

一的武器，實在是敵人一個最有力的勁敵。

在常旗也有戲劇，就是新學部學校組織的一羣天真可愛的孩子，他們有的是天才，也很努力，可惜為時間及環境所限制，不能供給他們比較真實的劇本和充分時間的排練，所演過的只是些幕表戲。既沒有具體的劇本，更沒有固定的對話，演員們雖費盡氣力而灌輸給觀衆的，僅僅是淺薄的書面而已。這樣是難達到我們的願望的。假使有人說民衆文化程度的低落，不易接受高深的劇本，那只是技術問題。應該從我們的藝術上着眼。在貢尼召我們演過「包頭來的新民」和「七七」抗戰三週年紀念日演出的「蘆溝橋之戰」這兩劇都收到了相當的效果，他們的感情，一樣也會隨着我們哭和笑，因此我想到我們為進步努力的朋友們，尤其在邊疆堅苦奮鬥的戲，工作者應以這化事實來參考一下。

同時還希望關心邊疆戲劇的先進們，疾起組織幾部蒙語劇團和漢語劇團，選擇接近當地情形的抗建劇本分別演出，溶於漢於一爐，我想一定可以收到更好的效果！此外我們應該交換劇本，交換題材，交換工作經驗及意見，使抗戰的劇運深入伊盟，發生強大的力量——驅逐日寇出中國。

（二十九年九月日）

綏蒙的過去與現在 (二續)

韓澤敷

(丙) 茂明安旗

茂明安旗，位置於遼爾罕旗之西，固陽新地之北，烏拉特三旗之東，沙漠之南，旗境東西距百里，南北約百九十里，計面積約五百餘方里，旗政府在百靈廟西百餘里，固陽城北百八十里，僅蒙古包三棚，無房舍建築，氣候嚴寒，雨量稀少，地質澆薄，且多砂礫，因乏河流灌溉，天然雨水甚少，不適於耕種，僅恃牧畜以維生計。畜牧有馬、牛、羊、駱駝等，水草不其暢茂，其動物之繁殖，亦不甚多，因是牧畜亦感困難。野獸有狐狸、豺狼、黃羊等。建制沿革：漢屬五原郡地，後魏為懷朔鎮地，隋置勝州，大業時改為榆林郡，唐初為東勝州，天寶時改為榆林郡，後為振武軍地，遼為東勝州地，金屬西京道，元為大同路，明初設衛戍守，後為蒙古茂明安部所據，其世系為元太祖弟哈撒爾十四世孫錫拉奇塔特之裔。錫拉奇塔特汗，有三子，游牧呼倫貝爾，長多爾濟，號顏圖汗，多爾濟之子直根城，號所部為茂明安，順天聰七年，率眾來降，直根卒，子僧格承襲，於康熙三年，始受封為扎薩克圖等台吉，後襲罔替。民

卷第七、八期合刊

國元年，若錫色凌多爾濟，以甥贊共和，加封鎮國公，六年卒，其子齊密特凌慶胡羅瓦（字德民，年三十一歲）襲職，八年五月又晉封貝子加貝勒銜，齊王青年不諳政治，旗務多由其姊丈西協理台吉貢色楞扎布（字戒之，年四十五歲）負責，東協理台吉補音圖，（年七十餘歲）日以念佛為務，對旗事多不聞問，辦事處長舒東宸，漢人，頗識大體，擁護中央最力。因地人少，又無特出人才，在烏盟中不佔地位，而齊王之一切，視乃舅父王之馬首，為人尚忠誠安分，牧地當愛佈哈河源，旗界東至哈喇達嘴，八十里，接歸化城土默特旗，旗南十五里，有拜申圖泉，西至黃烏爾，六十里，接烏拉特後旗，北至伊克德阿濟爾嘴，百十里，接瀚海沙漠，東南至威邁烏藍和碩，七十里，接土默特旗界。

(丁) 烏拉特三旗

烏拉特三旗，即今之前旗中後旗是也。俗稱之為三公旗，即西公、中公、東公三旗，三旗同游牧，旗界未分，位置在河套以北，東鄰茂明安旗，西接鄂爾多斯，南距黃河五十里，毗連鄂爾多斯地，北

源瀚海，地形斜長，旗境東西距二百一十五里，南北約三百里，三旗面積計十萬方里。（前旗四萬二千方里，中旗五萬五千方里，後旗三千餘方里）。氣候寒暖無常，雨量稀少，惟前旗地近黃河，雨量尚勻，地質前旗多膏腴，其中灘一帶，控有西大渠一道，引黃河之水，溉田八百餘頃。前旗西南多沙漠，東北較肥沃，沿烏拉山山陽山陰，均有河流，以資灌溉。（即烏拉河烏加河之水）後旗南北多沙漠，西面土地較佳，僅西南部有磨稜河一，稍資灌溉，其河水不暢，所澆之地無幾，均不適於耕種。畜牧有馬、牛、羊、駱駝；野獸，有青羊、狐狸、豺狼、鹿、麝、豹、兔。藥材有甘草、茯苓、鎖陽、枸杞。山珍有髮菜、蘑菇。樹木有松、柏、榆、楊。沿烏拉山一帶為綏蒙著名之大森林區，松柏均為五百年前物。蒙民狃於積習，禁止採伐。礦產，大余太東烏拉山，產石棉。東公旗王府西數十里習思太山間，產綠礫，中公旗王府正南四十里那勒更，產大炭，質量均佳，西公旗屬烏庄及烏不浪兩處，產炭亦夥。建制沿革：秦為九原郡，漢元朔二年，更名五原郡，漢末廢郡，後魏置懷朔鎮，唐景龍二年，左衛大將軍張仁愿乘虛取漠南地，於河北建三受降城，而烏拉特地為中受降城。（榆林府志載劉寬啟榆林邊形勢論。內述中受降城為今之寧夏不確）遼為雲內州，金屬西京道，

元為大同路，明為蒙古地。其世系為元太祖弟哈布圖哈沙爾之十五世孫布爾津之裔。布爾津游牧於呼倫貝爾，號所部為烏拉特。後分所部為三，以長子賴嗎，孫鄂布木，幼子巴爾賽圖。巴爾賽圖，分領其眾，各據其牧地。在以北，仍沿烏拉特。天聰七年，台吉鄂布木布，巴爾賽，色凌，率眾降清，兩所部為前中三旗。順治五年以從征功，晉封巴爾賽圖為鎮國公，鄂布木布子鄂班為鎮國公，鄂班前旗地。封色凌子巴爾圖海為輔國公，鄂班後旗地。並各授扎薩克，世襲罔替。民國元年，以兩贊共和，加封中旗前旗為貝子爵。後旗普那王銜。前旗扎薩克貝子石拉布多爾濟（字容座）為人多疑，不善御人，廿三年因曼頭漢名金子鈞上年為門軍擊斃。事件，鄂勒克多爾濟（字寶齋，曾任該旗東廳理，係曼頭之父）與大喇嘛依喜達格，為石王之堂叔，因與其侄西協理白音多爾濟爭嗣王位，與石王積不相能，後被石部擊斃。勾結，假德王之援助，在旗叛亂二年餘。幸當地駐軍為之救平，始能相安。詎旗亂甫平，而石王於二十五年竟以傷寒病故，石王生前所寵之鄭玉山，色爾固令（字雲卿年五十二歲任參領職）等，擬推前任管旗章京四等台吉薩格都爾扎布（字子明年五十七歲，襲扎薩克位，當時因石王之如夫人奇俊峯，字秀芬，懷有身孕，與四等台吉兼保安隊長色令布（姓赫字子揚年四十九歲）等堅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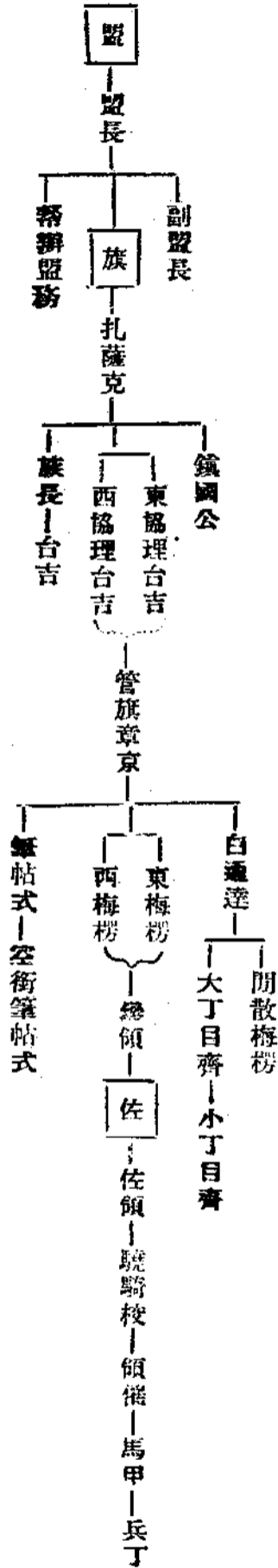
反對，遂任薩為東協理，護理扎薩克印務，色令布為西協理，兼全旗保安總隊長，管旗章京為色爾固。石夫人奇俊峯，旋於二十六年四月二十日產一子，名阿爾巴圖斯，今已四歲，為該旗名扎薩克。色令布，額爾登額等又挾德王陰謀，與薩格都爾合作，因薩子在德王處任隊長，密謀扣色令布，旋色被扣，解綏遠偽聯軍自治政府。因色反德王最力，上年旗亂，會同色氏與駐軍爭平，當時將德王助惡與之蒙軍，逐殺色氏殘滅，德王對之甚含恨，因西公旗事件，德王之威信掃地，以致引導蒙分治運動，當時倡議最力者，以達拉特旗扎薩克康達多爾濟為首。康王與石王誼屬姻親，鑒於石王之受德王壓迫，振臂為之援。當時函電指責德王之不當，秘密運用蒙分治，因色曾任東北挺進軍馬占山將軍部司令，現在假德王之手殺色。詎色被扣後，所部一部歸石夫人奇俊峯，率領赴五原。當局委奇為西公旗防守司令。月由中央給予經費二千元，一部由部特克等率領投其抗戰游擊支隊。德王以色被扣，所部無降者，故對色不不加害，意在利用色收羅所部。旗府於包頭失守後，移於五原，旗政由石福晉主持。有保安隊三團，由鄭得功、鄭色令、鄭常勝等率領，實際人數，約三百餘人，東梅河、西梅河、那楞格勒，人頗忠正，均隨石福晉。中旗扎薩克

克貝子林慶僧格（字壽山，年四十餘歲）為現任烏盟長巴多爾濟之子，為人穩健沉默，對事多取維持現狀，及冷淡態度。在烏盟中旗為一獨立區域。經濟充足，消息閉塞。較陷敵偽會以汽車一度將林王劫持赴綏，自後林王亦數往來包百靈廟間，攝其用意，蓋為應付敵偽耳。東協理台吉那僧放齊爾（年五十餘歲），王府丁員齊士默爾居，為巴王林王親信，頗有言聽計從之力。西協理台吉赫音巴圖爾胡，在旗內亦頗有相當力量，對外不好接洽，駐包辦事處長德力格森（字誠齋年四十八歲）在巴王林王前無甚信仰，不過聽傳消息收繳歲租而已。有保安隊三百人，由奇人韓葆率領。後旗扎薩克貝子額爾克色凌占巴勒，喇嘛出身，為人忠厚，二十四年病故，遺子寶喇色楞，年甫八齡，當時旗政由額王之胞弟奇穆達林沁多爾濟（漢名奇天命字壽山年二十九歲），以西協理寶格護理扎薩克印務，東協理台吉烏清山（字北屏年三十餘歲）在旗內頗有信仰，綏後，詎奇天命與前任管旗章京趙太保均附逆。趙為親德王份子，破壞綏蒙分治最力。一旗政由額王福晉巴雲英輔佐伊子主持一切，巴氏雖係女流，頗明大義，包頭失守，即移旗府於五原，現其子年已十三歲，為記名扎薩克兼東旗防守司令，有保安隊二百名。中旗府邸在狼山北距黑沙圖九十里，旗界東至黃島爾，九十里。

七、伊盟盟旗系統組織

伊盟盟旗組織系統，大致與烏盟無異，全盟盟長一人，副盟長一人，幫辦盟務一人，幫同正副盟長辦理盟務，係特命之官，僅伊盟有之，而烏盟則無，俗稱之為三盟長。七旗各設扎薩克一員，扎薩克之下設協理台吉二員，協

理之下設管旗章京一員，管旗之下設梅楞副章京二員，梅楞之下設參領若干員，計扎薩克旗參領三員，烏審旗參領十員，鄂托克旗參領十五員，杭錦旗參領八員，郡王旗參領四員，達拉特旗參領八員，準噶爾旗參領八員，一參領之下即佐，每佐設佐領一員（計扎薩克旗佐領十三員，烏審旗佐領四十二員，鄂托克旗佐領八十三員，杭錦旗佐領三十七員，準噶爾旗佐領四十二員，郡王旗佐領十七員，達拉特旗佐領四十員，）每佐設驍騎校一員，驍騎校之下設領備六名，領備之下設馬甲五十名，兵丁一百五十名，此外如台吉國公，閒散梅楞白通達，均係有爵無職之官員，大小丁目齊，為管理王府雜務之職員，不在正式組織之內，每旗各設筆帖式一員，空銜筆帖式多寡不等，茲將其組織系統列左：



八、伊盟報墾地及旗縣關係

係

伊克昭盟七旗，突出綏遠之西南部，東西界陝晉，西與寧夏以黃河為界，西通沿河沿邊墾一帶，均已開墾，田連阡陌，屋舍相望，獨其中留為草原，牛羊成羣，渺邱散佈，有不墾

耕種者，因有此區域之存在，無形中使綏遠與陝西寧夏關係生疏，不能融會一片。惟中部尚保持游牧狀態，其四圍因地勢與業務發展關係，已與鄰縣發生密切聯繫。除鄂托克與寧夏關係較近，烏審近榆林橫山與陝西發生一部份關係，扎薩克與神木發生一部份關係，準噶爾與府谷河曲二縣發生一部份關係，大部中心則集中於綏省府。近年因畜牧之退化，盟內可墾地，各旗率均徠漢人墾，如鄂旗之高靈吉地，挑力廟所在地，私墾地不下萬頃，墾戶漢人約三千人，綏未墾墾前，當局計劃擬開該地為行政區，以為訓練民壯着手之初步，嗣以軍事倥傯，未能實現，該地居鄂托扎薩克烏審等旗之中，近綏省府已由東勝專員公署設治。茲將伊盟各旗墾地數目列表如左：

旗別	原報墾地數目	已放墾地數目	備考
郡王旗	九六〇〇頃	九六〇〇頃	墾地在包頭東勝
準噶爾旗	一五八〇頃	一五八〇頃	墾地在托克托府谷河曲
達拉特旗	一三四八〇頃	一一六四〇頃	墾地在包頭五原
鄂托克旗	一〇〇〇〇頃	七二九頃	墾地在沃野平羅
杭錦旗	七三六〇頃	七三六〇頃	墾地在五原臨河安北包頭
扎薩克旗	二一七〇頃	二一七〇頃	墾地在東勝神木
烏審旗	一九三〇頃	一九三〇頃	墾地在東勝榆林
總計	一二六一四〇頃	一〇五四六四頃	

九。伊盟各旗戶口之不景氣

伊盟各旗戶口，較之烏盟戶口之數量，差勝一籌。據二十五年綏省府調查，全盟僧民人口總數約十一萬餘，以其面積計，平均每方里，始有一人，沿邊城黃河一帶，雖已開墾，但中部，仍是十里無人，百里無家，又兼各旗之間，無其聯繫，益顯散漫無力，茲將伊盟人口數目表列左：

旗別	戶口數	普通人口數	喇嘛人數	總人口數
郡王旗	八二〇戶	四一〇〇口	一七四七口	五八四七口
準噶爾旗	五四〇〇戶	二七〇〇〇口	八二〇口	二七八二〇口
達拉特旗	六六二四戶	三三二二〇口	六〇〇〇口	三九二二〇口

塞風第七、八期合刊

活躍的綏西

劉映元

令德先生：

你寄給我的「塞風」蒙古問題專號收到了。

內容很豐富，足可供一般做蒙民工作者參考。綏西直到目前還沒有看見像這樣好的刊物出現，所以一般讀者認為相當的滿意。這固然是「塞風」的好評，也是你艱苦工作的結晶，因此這裏的我的許多朋友和敬佩你的青年，都希望你繼續努力，給西北文化供獻更偉大的力量。我去年綏西事變以前曾給你去過一封信，本來那時計劃開書店，後來因為工作崗位的調動和緊跟着事變，至今也沒有實現。

綏西的文化工作因為秦繼川先生從二戰區回來後，已日趨活躍。現在傅副長官為了開展這裏的文化工作，特在總辦公廳中增設文化室請秦先生主持。一般文化界人士如蒙愷然，來子平等皆加入內部工作。楊耀宸侯定邊等同志也將參加，前幾天「晉協」綏西分會已在文化室主持下成立，最近「文協」分會也將要成立。文化室除了在奮鬥日報社出刊國際週報外，還計劃出一期三萬字的一種綜合性刊物。另一方面傅副長官提倡學習風氣，已得軍政幹部全體響應。黨政軍團聯席會議結束後，對郵電檢查有了重新的規定，報紙方面奮鬥日報社也擴大了

⊕⊗

鄂托克旗	一〇七	五三五二口	二六五四口	八〇〇六口
烏審旗	二二三四口	一一二二〇口	四一〇〇口	一五二二〇口
杭錦旗	一七二二	八六一〇口	一七三〇口	〇一四〇口
扎薩克旗	七六六	三八二〇口	九九二口	四八三三
總計	一七六六二	九三二二三口	一八一四三口	一一一三七六口

由上所述，我們推想到伊盟地廣人稀，異常虛，追源禍始，未嘗不是宗教的侵蝕，與生活享受不到漢化的物質和設備，以致疾病發生，亦為人口率減少之一因。將來伊盟人口的繁殖，宗教與生活的改進，亦為主要條件之一。

(甲)郡王旗

郡王旗亦稱鄂爾多斯左翼中旗，位於烏審旗之東，準噶爾旗之西，邊

疆之北，達拉特旗之南，神木縣之西北，東勝縣之西南，旗境東西距一百一十五里，南北約三百二十里，計面積八千餘方里。地質尚佳，雨量較少，缺乏河流灌溉，每當夏令，東西烏蘭馬川兩山溝，山洪暴發時，土地多被衝刷，多變沃地為沙磧。氣候春夏秋冬三季溫和，冬令稍寒，旗境烏爾莫爾川，由北直貫二百餘里，活鷄泉溝，東西橫枕百里，為郡旗險要。農植物有糜子、糜麥、馬苔薯。畜收有馬、牛、羊、駱駝、驢、野獸有狐狸、豺狼、黃羊、獐子

有炭礦多處，在什拉太溝者，東西二百餘里，南北寬十餘里，在半靈哈溝者，長四十餘里，全屬無烟炭礦，俗稱之為煤炭。交通尚稱便利，南通陝西榆林，北通綏遠包頭，東南通陝西神木，全旗位於伊盟之中心，略偏於東北，成吉思汗陵寢所在之伊金霍洛，即在旗境。每年農曆三月二十一日為汗之誕辰會期，蒙漢官民，是日均會酬神，賀為繁盛，為空前所未有。郡旗每年在會收入地稅、俗稅之為地盤錢約數千元。建制沿革：隋唐為勝州地，明為毛里孩阿羅出所拔，後為達延車臣汗所敗，驅毛阿於青海。毛阿乃蒙古酋長，其世系為元太祖十五世孫，達延車臣汗之裔，達延之孫，為衮必里克圖墨爾根，衮必里之曾孫博碩克圖，為察哈爾部林丹汗所驅，削濟慶號，迨於天聰九年，越丹汗為兵所滅，博碩克圖子額驍臣歸清，始賜復濟慶號，令召集諸部落，順治六年朝覲封額為多羅郡王，世襲罔替。光緒三

篇幅，每週出一大純文藝刊物，名叫「草原」，內容很好。已出了五期，另外還出「國際通訊」及「奮鬥通訊」。通訊社仍只西北通訊社一家，現多也將擴大，負責人是高雲山先生。每日除出「西北通訊」一大張外，還經常出小冊子：如「包頭戰役」、「綏西血戰三月」、「民衆抗戰表率」等，寫的都很不錯。總之綏西文化工作，是在劃時代的進展，不久一定有很好的花朵，是獻在塞漠上邊。

自從事變以後，這裏的老百姓都有了普遍的覺悟，更加上動委會中的過去綏遠鄉建會的同學是領導作用，這裏的民運工作正在突飛猛進。事變時民衆的空室清野收到了實行的效果，反攻五原時有好多老百姓親手起來殺敵。在五原一區金先生訖且地方有大二老虎弟兄兩個號召全鄉壯丁，殺死敵人七名，有一個馮彪的小夥子會空手繳了三個日本兵的械。像這樣的事不下百十多起。最近五臨各縣都建立農會，這裏的老百姓都受過訓練，現在正開始加強組織。他們已準備好一切，要在今年冬天黃河結冰以後和敵人拚命。前幾天西山咀的敵人向我們襲擊，有半天工夫，五百人殲滅大半，一百支槍給我們送了禮，現在綏西不只計劃抗戰並且着手建國的工作，黨政軍團聯席會議以後一切工作皆有了辦法，省府將成立地政委員會和貿易局，對敵區來的青年也有了出路，除了國立綏遠中學擴大外，三民主義青年團還成立了招待所。

這裏的事情很多，因為我最近擬寫一篇關於綏西進步的文章，所以這裏只能說個大概。

九月九日。

十年因某種問題，濟農又改由盟長兼任。民國元年，因贊助共和，晉封和碩親王。現任扎薩克和碩親王圖佈陸勝爾噶勒（字福亭年五十二歲）爲人忠厚誠實，不喜交際，爲一安分守己之王公。其長子額等台吉巴圖濟雅（年三十餘歲），明較乃父活潑，喜酬應，聰明異常人。東協理台吉善默特拉穆（年三十餘歲），爲前任東協理定塔勒之子，乃父生前頗有左右全旗之力。後變乃父遺產，而能力相去太遠，在旗內無其信仰。西協理台吉貢補扎布（字壽山年五十歲）一輩爲其爲清楚，爲事官中之傑出人才，蒙古文學甚佳，旗內官民對之頗信仰。管旗章京福爾布扎布年四十餘歲，爲人穩健，頗爲國王信任，東梅楞恩克巴雅爾，西梅楞巴音巴圖，人均平常，在政治上亦無其力量。旗境楊家城、黃羊城、鴛鴦塔，均爲宋代名勝。旗界西南至套額爾廟，六十五里，接烏審旗，南至陝西神木縣，二百里，接邊境。西至察汗額爾吉，五十里，接準噶爾旗，北至喀爾泉，百三十里，接杭錦旗。那旗召廟約二十餘座，大者可容喇嘛一二百人，小者可容三四十人。

地質礫薄，沙漠遍野，雨量較少。藥材有甘草、柴胡、農植物有糜子、糜、黑豆、山珍有磨菇、畜牧有馬、牛、羊、駱駝、野獸有狐狸、豺狼、黃羊、兔。境內遍地沙邱水灘，無一可資灌溉，耕種全賴天時，若雨水均勻，即可農收，交通不便，因紅柳沙邱之障礙，行旅迷失路途，無徑可尋。建制沿革：漢爲西河郡，唐爲夏州都督府，五、屬於李夏，元爲寧夏，明初爲榆林右衛地，後爲鄂爾多斯部所拔，其疆系爲元太祖十五孫達延車臣汗之孫必里克圖爾根之裔，衰必里之孫色凌，從額驍臣歸清，順治六年，封扎薩克固山貝子，世襲罔替，民國元年以聖贊共和，晉封貝勒。現任扎薩克固山貝勒特古斯河穆固朗（字德山年四十三歲），爲人聰明有餘，果斷不足，光緒末年，旗內發生「獨貴」一蒙語革命之意，後又有錫尼喇嘛與孟克爾居字訓年年五十餘歲之變，軍政大權，悉爲人所把持，特王則備位扎薩克，形同囚禁，二十四年筆者供職設府，因設蒙分治事赴烏，偵悉烏旗事變始末，建議省府爲之救平。當局於二十五年派參議趙錦彪（字伏威年六十歲）率兵（即晉綏騎兵李根軍）前往彈壓，後將軍政大權歸還特王，爾東協理台吉病故，特王荐乃弟奇玉山（字子珍年二

十六歲）升任，並兼全旗保安隊長，而東西烏審疆界，至此始告一統。旗政事由其妹丈鄂寶山贊劃，鄂之爲人平庸，亦無若何建樹。特王二弟奇正山，爲一喇嘛。近特王弟奇玉山任西蒙抗日游擊第一支隊司令，其黨徒長爲陳有明（字少雲年二十九歲），現正着手整訓蒙軍。將來該旗軍政或有一番刷新氣象，西協理台吉扎那巴扎爾（字正宜年三十三歲）上年因某種嫌疑，被〈師會〉決，現懸缺未補，不久可由記名協理台吉刀不拿多爾濟（漢名奇爾賢年三十五歲）升任。管旗章京門巴雅爾（字萬善年六十三歲），東梅楞恩克巴雅爾，西梅楞刀特戶多爾濟年六十歲，以上三事官，均謹慎自守，無其特異及現，該旗不產鹽碱，惟質量不佳。有保安隊約三百人，槍馬齊全，旗界東至套額爾吉廟，百里接郡王旗，北至贊陀羅海，百里接鄂托克旗，西至察汗額爾吉，百三十里，接鄂托克旗，南至榆林，一百三十里，接邊境，西北至哈達烏素，一百四十里，接杭錦旗界，烏審召爲該旗名建築，宏敞華麗，平日有喇嘛約數百人，古香延故城在旗西南境。

塞風第七、八期合刊

（中）

塞風社叢書第一種『活躍的北戰場』，楊令德作，定價一元

論蒙古工作

沈求我

令德兄：

剛發出了一信，便收到你寄來的「寒風」第四五期合刊，蒙古問題專號。讀了之後，使我非常高興。因為它在逐漸地充實、茁壯起來了。以前我曾對你說過，因為地區的關係，「寒風」的創刊，必須有它的獨特性，它的任務將是表現蒙古，不脫離現實，不至曲現實，以一個刊物所應有的誠實正直的態度來報道一切，研討一切。這在這專號里，你們已經實踐了這項任務，雖然，這里多少還有些缺陷，但正因為我們做的是「拋磚引玉」的工作，所以，這些缺陷也就不足以推測「寒風」的價值了。

無論在過去，現在，或是將來。蒙古問題毫無疑義的是整個中華民國問題中的一環。問題的癥結，並不在怎樣去敷衍，怎樣的同化，而是在怎樣去扶植。蒙古民族與整個中華民族是不可分離的，蒙古問題也決不能與整個中華民族問題脫節。中山先生曾經天才的肯定地說，要解決中華民族的問題，必須要對內求得各民族一律平等。所以，在今天要解決蒙古問題，必須在正確的三民主義領導之下，在經濟上、文化上……使蒙古民族一步一步的走向自由幸福的大道。

當然，負起這些責任的是那些從事蒙古工作的人們。過去的姑且不說，就以現階段而論，他們的工作實在難令人滿意。記得有一位朋友，在我將要到榆林去的時候，在我的紀念冊上寫道：「蒙古正像一匹駱駝，因此，蒙古工作者也需要像一匹駱駝樣的精神」。可惜我未能副他的期許，而在短短的一年以後，因了種種的原因，不得不離開那裏了。雖然是一年，所見所聞，却使我感覺蒙古工作前途的黯淡。「事在人為」，無論工作的本身是怎樣的有希望，如果得不到相當的人去做，結果會愈弄愈糟的。蒙古工作者現在有幾種非常惡劣的傾向，這些傾向，將使得蒙古問題成爲不可收拾的。一般的蒙古工作者都犯着一種不認真的毛病。錯覺的認爲中央都不太注意蒙古，不遑是馬馬虎虎的敷衍吧了，我們——非蒙古工作者——又何必得罪人家呢？於是遇事敷衍塞責，肩膀、心眼多，一張笑臉，兩片薄唇，便成爲他們的工具，多譯客，多談風花雪月，便成爲他們的不二法門，每月只要拿幾幾錢經費，多在公文紙上鬧鬧「等因奉此」，就算是完事大吉。還有些人認爲蒙古是升官發財的福地，起只初

蒙古驛運

許如

成吉思汗，忽必烈，這些震鑠古今的蒙古皇帝，橫征歐亞，當時便樹立了驛運的基礎。後來清初康熙時代，蒙古驛站制度完全建立。從有清初葉直到民國初年，蒙古驛站幾百年來迄未衰廢。因爲蒙地遼闊，交通不便，郵政未設之前，驛站爲唯一傳遞公文之機構。驛站之距離、方位，均極精密。從前驛站所謂「換馬不換人」。各站經常有鞍韉妥備之馬匹，預備齊整。驛運通化至北平，晝夜十八日，有緊急公文，由一極雄壯而精於馬術之青年，以輕細纏腰，作此長途奔馳，否則不纏腰，腸胃震動，必至斃命。蒙古驛站雖「至「換馬不換人」，而且每站距離，大都以一日爲率，但遇緊急公文，亦絲毫不敢耽誤，必按預定時間，投遞到達。

成吉思汗當日定制之初，驛站或不僅爲傳遞情報，清代以後則驛站純爲傳遞公文機關，別無運遞物事，正等於後來之郵局。中國自創辦郵政以來，蒙旗地域遼闊，郵政未通，公文往返，仍賴驛站投遞。直至民國廿五年以前，內蒙僅殺虎口驛站所轄十二台站，每年轉遞蒙藏委員會對各旗發送公文，尙有千餘件之多。白雲廟蒙政會成立，烏盟設有郵局一所，

是結識幾個王公，使出吹拍的手段，博得王公歡心，於是就乘機買本賣空，向王公說他是中央的什麼什麼，向中央又說他是王公親信，拿出大騙子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技巧，朦朧欺瞞，以遂他升官發財的目的。還有一些確是負有特殊使命來到蒙古的人，他們的工作是特別的艱苦。工作成績也有非常美滿的，可是其中有少數份子，以他所負的使命作為壓詐的幌子，把工作的目標轉移在他個人的私慾上，這是何等令人痛心的事！現時的蒙古工作者，大半是不學無術，利祿熾心的人們，要想他們來做這神聖的工作，而且還要他們做出成績來，那簡直是十足的夢想！

因為你的那篇短評「肅清蒙古幫閑者」，使我感覺到正直的態度是正確的，我們需要暴露那些在光天化日之下，施展鬼蜮伎倆的無恥的東西，這是我們的任務，「諱疾忌醫」並不能

算是一件美德呵！
針對着這些病症，我覺得應該提出下列的方法：

- 一、加強蒙旗行政機關的組織，注入新生活的力量，澈底的革除說空話不負責任的態度。
- 一、澈底的檢討蒙古工作者本身的條件，無形的剷除那些不良份子。
- 一、把蒙古工作有系統的領導起來，頭緒紛紜，各自為政的狀況應該改良，並且要糾正老朽陳腐的陋習。培養嶄新的作風。
- 一、要認清蒙古工作是「樁樁大艱苦的工作，工作者要抱有殉道者的精神，不計名利，不計生命，腳踏實地一步一步的去做。

當然，這些方法不一定是正確的，但這祇是我個人的意見提供出你們和一切從事蒙古工作及關切蒙古問題的朋友們的參考罷了，也可以算是「拋磚引玉」。(八月廿四日，長安)

塞風社叢書之一

抗戰與蒙古

廿九年九月出版
楊令德主編

（目次）中國少數民族問題與中國國民黨政策（馬鶴天）
從漢蒙同源說到精誠團結（榮祥）
論對蒙工作（湯昭武）
粉碎敵人擾亂伊盟政治陰謀

（郭煥宇）論內蒙「新文化啓蒙運動」的建立發展和前途（高魯峰）
日寇侵略蒙古陰謀之失敗（謝再善）
從蒙旗組織說到「偽蒙政府」的沒落（郭煥宇）
建立邊疆文學理論（曠若）
陽翰笙的劇本「塞上風雲」（楊令德）
進步中的伊盟（許如）

（價目）每冊實價國幣一元。（經售處）大公報西安分館。生活書店重慶分店。上海雜誌公司重慶支店。大公報榆林分館處（華新號）。（塞風社編輯通訊處）陝北榆林呂二師下巷五號。

塞風第七、八期合刊

其後烏伊兩盟逐漸開闢郵路，各旗有創辦信驛者，郵政通行之地，驛站即失其效用，於是改為牧場之舉。

民國八年以前蒙古各驛站統稱驛站道，每道設道尹一人，驛驛站若干處，民國八年改驛站道為台站管理局，下設台站若干所，名稱雖易，性質未變。外蒙不通以後，內蒙有殺虎口、張家口、喜峰口、獨石口四台站管理局，各台站構成東西蒙之交通網。二十五年張家口台站管理局長某與察察當局發生齟齬，宋哲元電請蒙藏委員會取消台站管理局。蒙藏委員會當時不敢得罪疆吏，並以台站因郵政之發達已失其效用，故擬取消。嗣以台站有人民土地不能安插，便改各台站為牧場，名為牧場，並無畜牧設備，不過改換名目，仍執行其傳遞公文之任務而已。這是七七事變以前的情形。

抗戰開始，內蒙各地大都淪亡。原日張家口殺虎口……四口台站管理局，經改為牧場而後，僅一殺虎口牧場因一向設於綏遠，綏遠淪陷後，該場場長黃夢熊便隨軍退出，深入伊盟，收拾其尚未淪陷之台站。其餘各口台站都淪亡了。

以綏遠省垣為根據地之殺虎口台站管理局，通訊區域為土默特旗及伊盟各旗，共轄台站十二所，改為殺虎口牧場後，即以原轄之十二

藝術教育意見之商榷

郭樹清

(一) 注意美的訓練

美術是人生的精神的食糧，可是一般人對於兒童美育多半忽略，積極方面既少教導，消極方面亦不注意。例如春聯，貼春聯是愛美表現，被撕毀，牆壁亂寫畫，有碍美觀，漫不經心。常此以往，匪唯兒童發表之能力不能正常發展，反而養成任意胡為的習慣，事雖其微，影響很大。我想家庭父兄和小學教師，以後對於兒童如能隨時注意美育，使其日常生活、均合乎整齊、清潔、簡單、樸素諸訓練，則禮義廉恥，逐漸明瞭，向上心志，亦得藉此激發，其結果必能達到力學、教品、謹遜、愛國之目的，所以近來教育家提倡五育（智德體羣美）並重之說，希望各家長與各教師注意及之！再陝北鄉村，向來窮僻，學生家長多未受過教育，鄉村兒童之美育，尤要鄉村小學教師特別訓練。

(二) 矯正藐視心理

一般中學生對於藝術教育，多存藐視心理，以為圖畫勞作無足輕重，殊不知其功用：在養成學生觀察精細的眼力，和鍛鍊靈敏的腦力

，而無形中又能陶冶性情，激勵志氣。再圖畫效能有時駕乎語言文字之上，譬如講解機械，遇有語言文字不能說明時，非用圖畫表自不可，即對宣傳方面，圖畫的力量亦較大，因我國羣衆大都文盲，傳單標語不易接收。前月榆林女師學生趁旅行之便，下鄉宣傳兵役與禁煙時，由我指導學生作了六種粉彩色漫劇圖、（好鐵要打釘好男要當兵。二、男兒當兵打日本日本打倒享太平。三、壯丁逃避兵役家長就要受累。四、把這些害人的東西（指煙俱）完全打倒。五、戒後再吸的煙犯就要執行槍決。六、查封煙土都要焚燒等題材）重複描了數份，分貼城內與鄉下，當時羣衆爭睹，看後無不了解，這是一個實例。但一般學生性燥心粗，對於美術，總不欲學，實際作來則又有「眼巧手拙」，執筆不下之弊，非教者按部就班的善為指導，不易矯正。回憶我在榆林工廠創辦任教時，對紡織科第一班學生即用善導與變督的方法教授圖案，結果學生成績，特別優良。

(三) 改良教畫方法

陝北文化落後，小學教育尙不發達，美育

台站為十二分場，綏包淪陷後，土默特旗境內之各台站均淪陷，僅伊盟七旗之六台站完整無缺。（伊盟七旗每旗設一臺站，唯扎薩克旗幅員最小，未設台站，向例傳遞公文由烏審旗台站代辦。）

黃夢熊奔走於伊盟各台站間，組織訓練，煞費苦心，但在此期間，中央最高國防會議，以驛站既失其作用，牧場復虛有名目，竟完全撤消。台站不處普通機關，一紙命令即可取消，因為這是幾百年來的組織，有土地，有人民，安插改革成一大問題。原來蒙古驛站清代定制每驛站，劃幅員四十里之土地為一區域，其中居住辦理驛運之蒙民若干戶，各戶予以驛馬，輪流值班，此一區域為台站地，開墾牧畜，台站蒙民自給自足，每一台站設章京一人，綜理其事，各台站之土地人民均屬於台站管理局。現今各台站漢民聚居從事墾殖者日衆，種地納糧，不屬於各旗政府，亦不屬於各縣縣政府，純為一特殊組織。這正和伊金霍洛守護成吉思汗陵寢的「達爾哈特」蒙人一樣，不與任何一旗管轄，他們也有喇嘛，但自有召廟，不與其他各旗同。台站蒙民也是這樣，他們自己有召廟，他們的喇嘛在自己召廟裏出家。每一台站的行政首長——章京，由台站管理局委任。各台站的第一個大喇嘛也是由台站管理局任命。所以過去的台站管理局就是現在牧

更覺差池。因此初入中學學生作畫打稿時，常發現用點不用線之弊，以致輪廓線總不得準確。大家要明白幾何學上之線，係由點而成。但自在畫則由線而成，且先明直線次改曲線。我們的外國老師（北京大學書法研究所的俄國人寶特蓋大士先生和上海大學美術科請的俄國人寶特爾斯基先生二位都是畫人體專家）也沒有點的教法。即按學理來講，初小學生作畫更要利用簡單的線條，使其容易領受，今後務望各處小學教師對於兒童畫畫，萬勿再用點作範，必須要線條教授，且最忌用陳腐圖畫使學生拓上描繪，養成依賴習慣，不能自由發展，至於高小學生作畫時，應告以遠近法與光線來源，色彩配合與調和，無論初級高級學生，常令其作自由畫，畫後由教師說明某處大小比例不合，某處明暗不分，某處色彩不諧，如此改正，其進步自能一日千里，畢業後進中學，亦易接受規定課程，其關係非常之大。

（四）提倡應用美術

本年五四五兩日榆林縣動員委員會趁戰地寫生隊沈逸千先生等來榆之便，聯合本地藝術界作家，假工廠地舉行抗建美術展覽會，陳列品分洋畫（包括油畫水彩鉛筆木炭各種寫生）國畫（包括山水人物花卉）圖案、漫畫、木刻、攝影、書法、郵票數類，兩日觀衆踴躍萬人

，就是榆林空前盛況，且播下很大的美術種子，但各批評家目光集中在寫生隊與各作家之歷史畫（如忠君愛國之類）與抒情畫的「純粹美術」上，却忽略了「應用美術」的圖案，現時我們正當抗戰建國之時，急應努力生產，而陝北向稱皮毛出產之區，且政府又竭力提倡家庭毛織工業，如地毯與毛毯之類，假如對於圖案不其講究，其銷路就要受影響，凡是一種貨物，不但要價廉，而且須物美，榆林地毯業頗負盛名，但毯上多織繪畫而不用圖案，繪畫有方向限制，並不盡美善，且色彩方面，亦不講調子，不祇熟調用寒色、冷調用暖色，甚至一塊毯上把所有的色彩都調上去，既不美觀，又不調和，我們應當放大眼光改良地毯圖案，講求色調，其出品將來定能銷行歐美，所以此刻務宜由提倡「應用美術」著手使其逐漸改良，逐漸進步，然後才能達到建國生產的目的，鄉村小學教師一方面要培養學生審美的能力一方面又要指導工廠講究應用美術，雙管齊下，收效較易。

總而言之，吾人生活都有美的要求，所以美術爲人類精神的食糧，例如看圖畫聽音樂不但可以解疲勞而且又能助豪興，可是審美觀念，必須由小學訓練，表美的技能，又得從中學學作起，然後使高才生升入專科研究美術，將其結果貢獻於社會，如此始能達到上述解釋道理，宣傳效力，和增加生產的目的。

揚場長，他是各台站政教合一的領袖，有土地，有人民，有政權，有教權，雖然不似各旗王公那麼樣，也不啻是一路諸侯呢。

土地劃分，人民安插，都成問題，所以雖經最高國防會議通過，過去的台站現在的牧場取消了，結果還是辦不到。最高國防會議不過在抗戰初期對此不明瞭罷了。本年最高國防會議又通過，殺虎口牧場又恢復舊日組織，於是此碩果僅存之蒙古驛運的唯一機構，現在依然開展了它的工作。

二、

殺虎口牧場現在設在榆林，場長黃夢熊積極整理這僅存的伊盟六分場，每一個分場，就是每一團原初的驛站，各有其四十里之幅員，面積爲一千六百里。蒙漢居民各站均約近千戶。伊盟扎薩克旗抗戰以來也設有郵局，其他各旗如郡王旗都有設立信驛的，又加綏蒙指導長官公署自朱綬光任副長官，北來視事以來，組織加強，成爲伊盟各旗唯一指導機關，蒙旗與中央往來公文，大都由綏蒙指導署轉遞，各牧場既不能與淪陷區各驛站完成通信網，僅伊盟之六驛驛站，幾完全失去傳遞公文之性質。現在各分場即各驛站，在政治上各章京照常行使職權，管理土地稅收各事，軍事上各站設有自衛隊，自備槍枝，自籌餉項，以便自衛。黃夢熊氏派員訓練之。教育上，在綏遠未淪陷前會

致榆林的文藝工作朋友們

老舍

隨着北路慰勞團，我已走過了四個戰區，到處聽到抗戰的歌聲；啊，中華民族因了抗戰，已變成會歌的民族了！我們高歌，我們敢戰，這是民族復興的音樂！到處我遇到文藝作家，都忙着服務，在服務中去體驗，然後寫出抗戰的真情實況。啊，文藝者已不復是吟風弄月的白面書生，而是以筆為槍，以血為墨，和戰士民衆站在一處，發出壯烈的吼聲了。到處我看到抗戰戲劇的上演，不論是幕劇吧，還是舞劇的翻唱吧，都顯露自己的點官傳力量，擊動成千成萬的觀者的心弦，增高了團結的熱情，與共赴國難的決心！到處我遇到愛好文藝的將官與戰士們，熱情的來歡迎，文人們相見之下，文的訪詢着軍事，武的探問着文事。啊，這偉大的戰爭，把文人鍛鍊成武士，使戰士注意到文藝；文武兼備的人啊，才能應付現代的戰爭；心與腦俱健的人啊，才能于抗戰中建功；識與胆同備的人啊，才能有浩然正氣，把智慧與性命全獻給民族與國家！

是的，我們的文藝工作還不够；但是上面所說的是千萬萬的事實，是抗戰前絕對見不到的氣象。工作不該麼，文藝工作者呀，再努力，十倍百倍的努力就是了。為抗戰而犧牲，而工作，也只有這樣去犧牲與工作，才能作今日的一個文人啊！在精神上，我們要團結，全體一致的努力於精神食糧的生產，在每一字都變成一顆炸彈，投到敵人的頭上去。在工作印，我們要各據崗位，分頭就地設法：沒有鉛印，就拿去石印；沒有石印，就拿去油印；沒有油印，就拿去寫；沒有工夫寫，就口頭去講播！不要再等待，馬上能怎樣作就怎樣作吧！後方的文藝工作與前方的差不多，都一樣的感到印刷與紙張的困難；我們不要再等後方大量的運來書籍刊物，我們要馬上自己動手去寫，不要害怕；今天的中華字典上已沒有了「作」字；放胆去寫，千萬萬的人得不到東西讀啊！寫不寫是個人的問題；有誰在今天還只顧個人的榮譽而去寫作呢！寫吧，只要寫出來就有人看；好壞是次要的事，首要的是才須先拿出東西來；沒有槍使的用刀，那麼就先試試我們的刀吧！一面打仗，一面學習，打仗要勇，學習要勤；文藝戰士啊，我們今天也是要打得勇，學得勤，不要怕，要勇敢而虛心的，在抗戰中，把自己鍛鍊成備武裝的文藝者。在抗戰中，文藝宣傳不能專在「質」上講求，也當顧及「量」的多少。多寫！多寫！多少民衆等着看一張壁報啊！多少臥在病床上的戰士們切盼着幾段鼓詞或故事啊！多少在戰場中的弟兄們需要一些消息啊！本着民族至上，軍事第一的宗旨，一筆文人還會發出漢奸的論調嗎？不能，決不能！那麼就放胆寫吧，只要寫就有人讀，只要寫就會有進步，只要本着良心寫作就會有好的影響！

榆林的文藝工作朋友們，我佩服你們，你們正像榆林這座城，是沙漠中的綠洲。是塞上的重鎮。努力吧，朋友們！今後，我們也要取得密切的聯絡，彼此協助，同時，我們也要在工努力，努力，再來一萬倍努力！

設有完全小學一所，後以綏遠淪落而停辦。現在籌備恢復，擬設於鄂托克旗境內，以教育各結蒙民子弟。改稱牧場以來，雖然名實不符，但會曾擬辦牧場，以便改善蒙古牧畜事業，現仍以經費無着，未能進行。

各台站蒙民既不屬於任何一旗，與一般蒙民心理便覺不同。森蓋淩慶在伊盟擾亂，各旗蒙民，或多或少，有趨附森蓋為亂者。唯台站蒙民則潔身自好，不肯附連。他們自己稱是「中央蒙古」，因為他不屬於任何一旗，而是直接屬於中央國民政府，他們都以此為榮。蒙古同胞有此獨特之「中央蒙古」，在抗戰期間，如何使他們聯合起來，對國家民族有所貢獻，是極極的安插實在不易。

現有全國實行驛運，利用蒙古驛運原有機構，使此一般數百年來專以驛運為任的蒙民完成他們的驛運任務使命，實在此必要。據黃夢熊氏表示，現有全國驛運，尚未推行至蒙古。如果能和蒙古的驛運連接起來，各台站有現成的有訓練的人，有現成的駱駝和馬匹，不必專司投遞公文，運糧食，運軍火。從伊盟到綏西，到事夏，到包頭灘上，到陝北邊區，費力小而收效速，花錢少而成功大。蒙古驛運是能夠開闢途徑，完成驛運任務和使命的。

全國驛運，方在草創，蒙古驛運，已有成規。在抗戰期間使此因郵政進步而逐漸沒落的專以投遞公文的蒙古驛運作新的開展，課以驛運的任務，使這幾百年來的完善機構在抗戰過程中發揮它偉大的效力，這實在是在是應該的，望全國主持驛運的人，不要忽視這個問題，這是記者最後的一點微意。

（二十九年度十節，陝北榆林）

「我的生活」

楊令德

知·事實決不是那樣的」·頁一六四——五）
他記兵變當時陸建章和袁世凱會見的經過
說：——

——馮玉祥先生自傳——

馮玉祥先生的「我的生活」增訂本第一冊，共二十章，從他的家世起到他當第六混成旅駐防四川止，才敘到民國三四年，以後他的事業，更才引人注意，怕第二冊第三冊也說不完罷，現在還沒有出版，恐怕有的現在還不便於出版罷。就這第一冊看去，平鋪直叙，倒很樸實，雖然沒有什麼特別精彩處，但因為他是近代一怪傑，和中華民國的歷史有極大的關係，所以他的生活便也引人注意了。

馮對自己富有反抗的記憶，說：「我當副目不久，就和正目打了一架，剛當哨兵，又打哨官。現在回想起來，覺得當時這種行為，並沒有什麼思想上或主義上的根據，一般都是一種義憤，和一種不平之氣驅使出來的。後來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我從漢平班師，發動「首都革命」，依然多少含有這種成分」。（「我的生活」頁八二。）

民軍史」我都聽過，並且配入那時我的筆記裏，可惜遺失了。這一冊「我的生活」裏許多事都是他那時講過的。本書他只記到他沒有列名進，略謂「……過不幾天，王士珍領銜，擁護袁世凱皇帝的通電，就發表出來了。在這個電裏，除了我有列名而外，其餘整個北洋系少將以上的軍人，一個也沒有漏掉。其中蔡松坡先生也列有姓名，但那是有作用的，他那時在北京，若不有此表示，即無法脫身。這個通電，如今在民國史料書冊上和當時報紙上還都保存着，讀者可以翻出看看，很有參考的意義」。（「我的生活」頁二四五）他為自己開脫，情見乎辭。

一九二二年北京兵變，馮說袁世凱當時很狠，並不是故意挑動兵變為不去南京的藉口，這和許多記載相反。馮鄭重地說：「在這裏我要鄭重的說明一件事。那就是關於一九二二年正月十二日的北京兵變，許多文獻中都來口一辭說那是袁世凱預定的陰謀，故意製作出來，以為他不能到南京的藉口。我覺得這未免太恭了袁世凱，當時袁對於部隊那有這樣擔縱的能力？豈是一種實地的親身經歷者，據我所

知，事實決不是那樣的」·頁一六四——五）
他記兵變當時陸建章和袁世凱會見的經過
說：——

十二點左右，槍聲漸漸響到前門外，這時陸將軍帶了二三十匹馬隊，坐了一輛馬車，……到了總統府。那時袁世凱同他的少爺袁克定正在園日相向，毫無辦法，府中門窗什物，七零八亂，地上縱橫狼藉地堆滿了殘斷的文件。袁看見陸將軍來了，喜出望外，哭喪着臉對陸將軍說道：「到了這樣時候，什麼人都躲光了，你怎麼反過來了？」陸將軍說「平常時候我可以不來；說話我不大會，趕到做實事的時候，我也許可以湊付的。」

我就問陸將軍這事該怎麼辦，陸將軍說「這事總統不要管，無非一些土匪搗亂；交給我和姜桂題去辦好了。」袁沉思了一下，窘窘的說道「好吧，這事就交把你們去辦罷。」（頁一六一——三。）

袁世凱稱帝馮是反對的，他後來雖然奉命抗拒蔡鈞，也是不得已的，這他和孫岳十五年

在「五原誓師」中說說過，這一本「我的生活」裏並沒有提到。第十五章說「我的能力？豈是一種實地的親身經歷者，據我所

馮對中國人壽命之短，至為感慨，他分析其中的原因，頗中肯綮。他說「中國人壽命往往如此之短，真是民族一大可怖的現象。我細思原因，覺得主要的是知識不夠，意志薄弱，富裕者則生活優裕，就逸墮落，因而短命，貧苦者生活窘困，飢寒交迫——縱有得着機會慢

慢爬上去的，但一旦有錢，也就恣縱起來。社會如此，彼此薰陶，好像唯有恣縱方是人生樂事。加以經濟凋敝，社會動亂諸原因；總之還是整個民族問題和社會問題。頁一八二——三。

有一年我在西安會見了魯梅九，邵力子兩先生，寫了一篇『在西安的兩位前輩報人』。景梅九先生極力說清未言論要比較自由得多，他在清末辦國風報於北京，鼓吹革命甚力。他說這個話真是慨乎言之。馮在『我的生活』述清末寫政情形也說『這種政治的黑幕，報紙上都盡情揭露。當時報紙的敢於說話，權力之大，都是後來所沒有的』。(頁一一三)

馮的丘八詩，另創一格，可以說是通俗文化之健者。本書『剿白狼』一章敘述他的幕僚給編擬傳單，為湊四六句，把一個兵的名字『展得勇』生硬湊成『展得奇功』四字。他批判這個事說：『原來他們這類人之所謂文章，所注意的只是對仗工穩，用辭典雅，意思和內容則可以不管；擬傳單要做文章，寫信也要做文章，甚至張貼禁止小便的告條也要做文章。我覺得我們的國家所以如此落伍，說句天理良心的話，所謂文章也者，實不能辭其應得之咎，不信，請睜開眼睛看罷！我們大多數的勞苦同胞，

整天愁的是柴米油鹽，做的是奴隸牛馬，住的是豬欄狗窩，穿的是懸鵝百結，聖人的門牆，壓根兒那裏進的來？進一萬步來說，即使勉強進了學房，唸了兩天子曰詩云，試問對那種離奇古怪奧妙莫測的所謂文章，又能了解什麼？如此一來，只可『使由之』的愚民，就永遠沒有求得知識的可能；而一般所謂士子，也是在文章裏打着圈兒，永遠沒有求知的餘暇了。就這樣把我們的國家社會弄成了泰山頂上的無字碑，永遠立在那兒動也不動，無星移物換也罷，改元正號也罷，與它絲毫沒相干。我常常想，若要我們的國家社會進步，必須打倒這種腐敗無用的文章濫調，否則將永遠沒有翻身的日子。』(頁二〇二——三。)

這不啻是『丘八詩人』的一篇通俗文化論文，他自有他的見地，所以我都抄了下來。

馮玉祥這名字的來源，作者告訴人，也頗有趣，其經過是這樣的：

『有一次，營中出了一個缺額，外人還都不知道，管帶苗大人就說：『這回補馮大老爺的兒子。』旁邊人就問，『馮大老爺的兒子叫什麼名字？』這一回苗大人也怔住了。接着那人就說：『讓我問問去。』這時苗大人怕他去一問，就誤了時間，缺額又被旁人搶去，所以他隨即說：『我知

◎◎

道，用不着問。』於是他就隨手寫了『馮玉祥』三個字。本來我們的名字是按照族中『基』字的排行取的，家兒叫基道，我叫基善。這次補兵，因為苗大人隨便這麼一寫，以後我就沿用下去，沒有更換本名。這就是我的名字的來由。我補兵的這年，是光緒十八年，西曆一八九二年，我才十一歲。(頁二八——九)

好傢伙！苗大人這麼隨便一寫，就寫出這麼一個驚天動地的人物來！誰想到這隨便寫的『馮玉祥』三字竟在中國歷史上站了地位呢！

馮是窮苦出身的人，他的奮幹的精神，苦學的精神，足為人師法。讀他的自傳這是第一個好處。還有他是行伍出身，從當兵而達到最高將帥，他的練兵，在近代中國建軍史上，不能說沒有價值。軍人讀他自傳中關於建軍的地方，是值得注意的，這是讀他自傳的第二個好處。總之他是從飢餓線上爬出來的成功人物，他的經歷都是值得人看的。

〔二十九年七月二十日，陝北榆林〕

寒風社叢書第三種『抗戰與蒙古續編』，『第四種』登廂集『業已付印，即將出版』

二十七個

杜珂

六月的黃河，飛奔的向東流着，波浪沖擊的聲音，攪亂了河沿的人聲。雖然人們在河沿說話時，總是放大了喉嚨，近乎喊叫了。

「這裏浮出一串來……」

「那裏也是……」

「今天比昨天還多！」

「明天，她媽的！更要多起來！」

「能把中國人殺完嗎？」

「看你叫殺不叫！」

「拿中國人要填滿黃河嗎！」

「……」

這種喊叫聲順風漂下去，送到一羣要水（註一）的小孩子們耳旁。他們像一般的跟着聲音來的方向跑去。圍觀那河灘上附近的一串死屍擁擠擠擠，一會兒又跑着看了較遠的那兩串死屍，擁擠的一堆小孩子，忽然像得到命令的樣子，散開。各人找着自己的目的地飛跑了。小平也水鷄似的喘着氣，跑到他媽媽的身邊。嚷着：

「媽媽，又流下死屍來了！剛才下來！水沖在外河頭的沙灘上了……二十七個！」

「你又耍水去嗎？看那些幹什麼！」

塞風 第七、八期合刊

「幹什麼？……一共三串：七個一串，八個一串，還有十二個的一串呢！比前天昨天浮出來的都多！」

「唉！不用說了，小平，那些都是該死的，你歇歇吧！」（註二）

「該死的？哼！我看的情清楚楚，他們的身上洗的非常白，可是他們的鼻子和嘴，都發了黑紫色，用一條香粗的鐵絲在他們脖子上穿住，成了一個個的圓圈，他們都張着嘴，一個個像要說話，像夢吼！」小平雖是八歲的小孩子，他的口齒却很伶俐，站在地下，對於坑上坐着的媽媽滔滔不絕的說着。

「媽！你怎麼不做聲？我聽河邊的哨兵說，這幾天流下來一串一串的，都是咱們中國人！都還是好人呢！他們鼻子和嘴的黑紫，是叫日本人用煤油燒成的！是從包頭那河裏去的……」小平如流水的說着，小平的母親，在呆呆的出神，直望着小平，像有什麼重大的事，她在思索着。

「聽說從包頭那河裏去的，媽媽！包頭離咱這兒有多遠？我爺爺不是就到包頭去了？……怎麼還回不來呢？……」小平的這一問，

竟是一塊巨石拋進了沈寂的湖……小平的母親馬上不安起來，不自主的，嘴裏子移動到坑沿邊屈着手指說：

「三天的路程！你爹已去九天了，縱打過河就誤一天，昨天就該回來了……怎麼……現在……」

「媽媽，爹爹什麼時候回來呀？我聽河邊上的哨兵說，日本人喜歡要的是壞人，殺的是好人！這幾天流下來的死屍，聽說是包頭城裏的人，過渡口的，也有是從火車上捉來的！媽！「火車」，我記住啦！咱們那年往出逃，我是五歲了，火車上坐滿了人，大砲整整響了一天，那是我第一次聽着大砲響，我們是黑夜才逃出房後有山有樹……火車每天從咱們門前經過……」小平說到「火車」便想起他的家鄉在鐵道的傍邊，敘說他們離開自己家鄉時的情形。小平的母親，如坐針氈，心亂如麻！擔心着小平的爹爹，走這遙遠的路程，得經過邊城和渡河的危險關口，讓小平的咕噓，勾引着她也想起了自己家裏的房屋，田地，年老的母親，還有起伏的青山，蜿蜒的鐵道，又想到小平方才說的二十七個，用香粗的鐵絲穿成了圓圈，煤油罐，黑鼻頭，張着嘴；更聯想到他們家裏現在是怎樣的期待他們的回去，別的河灘上是不是浮出一串一串的死屍來？明天或許會

有更多的死屍……白腫的身體，紫黑的鼻頭……那些人，是不是逃難出來的？我們不要逃難出來，小平的父親，那用他跑包頭做買賣呢……這些許許多多，一齊湧上心來，小平的母親，渾身都麻木了，兩隻眼向前直視着，一動也不動。只有淚珠子噼噼地滾出來！小平跑過去，抱住母親的頸項，用他半乾的頭髮，揩拭他母親的熱淚。用激奮的口調，說他久悶在胸中的話來安慰他母親：

『媽媽！我長大當兵，打日本！』

小平的母親，用激動的嘴唇，吻着小平赤紅的額；沒着落的手，緊握着小平如火熱一般的小拳！只有小平是他最大的依託，只有小平是他最大的期望！她很沉重的吐出三個字來：

『好兒子！』

伏天的太陽，如火炎般的燒人！用香粗的鐵絲穿着的二十七個死屍，結成三個圓圈，橫列在黃河南岸的沙灘上；白腫的身軀，黑紫的鼻嘴，對着炎熱的太陽，漸漸腫大起來，一股股的氣味，飄蕩着要進送每個中國人的鼻子裏。

(註一) 要水是小孩子們在河裏游泳。
(註二) 歌响為睡午覺之意。

蒙漢青年團結起來

5-2

F調 2/4 塞上風雲主題歌 盛家倫改編

進行曲速度

8. 10. 1940 榆林 Jons 鐫

2	<u>2·2</u>	5	—	<u>6 1</u>	<u>2·6</u>	5	—	2	<u>2·1</u>	2	6					
(一)	蒙	漢	青	年	，	團	結	起	來	！	我	們	是	朋	友	
(二)	日	本	強	盜	，	野	蠻	猖	狂	！	我	奪	去	了	東	北
(三)	抗	戰	三	年	，	愈	戰	愈	強	！	我	們	要	收	復	
(四)	蒙	漢	青	年	，	團	結	起	來	！	我	們	是	朋	友	

5	4	5	<u>5 6</u>	1	·	2	<u>6 5</u>	4 0	5	·	5	<u>5 6 6</u>	<u>5 4</u>					
兄	領	失	兄	弟	，	不	是	冤	家	仇	敵	，	拿	起	我	們	的	武
				士	，	還	搶	蒙	古	地	方	，	我	們	不	願	男	女
				地	，	我	們	要	返	家	鄉	，	不	分	起	我	們	的
				弟	，	不	是	冤	家	仇	敵	，	拿	起	我	們	的	武

2	<u>2·2</u>	<u>2 4</u>	<u>2 1</u>	2	6	<u>6 1</u>	<u>2 4</u>	<u>5 6</u>	<u>1 6</u>	<u>1 1 0</u>							
器	，	組	成	鐵	的	隊	伍	，	齊	向	日	本	強	盜	前	進	！
家	，	亡	就	團	結	奮	振	，	齊	取	日	本	強	盜	自	由	放
幼	，	不	論	中	原	邊	疆	，	齊	把	日	本	強	盜	趕	出	綠
器	，	組	成	鐵	的	隊	伍	，	齊	向	日	本	強	盜	前	進	！

⊙